

凯列班:人文主义者想象的他者

))) 莎士比亚《暴风雨》的殖民主题与人文精神

潘道正

(天津外国语学院 汉文化传播学院, 天津 300204)

摘要: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暴风雨》深深地打上了早期殖民主义的烙印, 丑陋的凯列班是殖民话语想象出来的/他者, 属于被妖魔化了的土著形象。然而, 莎士比亚突破了狭隘的殖民主义视角, 从被殖民者的立场揭示了凯列班朴实可爱的一面。作为荒岛之王的凯列班至今仍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而其同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显示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莎士比亚; 凯列班; 殖民主义; 人文主义

Abstract Shakespeare's *The Tempest* is regarded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early colonialism. The satanized ugly aborigine Caliban is actually an Other imagined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However, Shakespeare gets over the prejudice of colonialism and presents a lovely Caliban from the position of those colonized. As the king of the lonely island, Caliban is still charming and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more positive for people nowadays.

Key words Shakespeare; Caliban; colonialism; humanism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2010)04-0063-06

一、人兽之间

莎士比亚传奇剧《暴风雨》(*The Tempest*)大约写于1611年,讲的是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痴迷魔法,被弟弟安东尼奥伙同那不勒斯王阿隆佐篡夺了王位。普洛斯彼罗同幼女米兰达流落荒岛,靠着魔法的帮助征服了岛上的精灵和唯一的居住者)))奇丑无比的土著凯列班(Caliban)。十二年后,那不勒斯王和儿子斐迪南,以及安东尼奥等人乘船经过海岛。普洛斯彼罗得着机会,利用法术唤起暴风雨,掀翻了他们的船只。那不勒斯王一行人受尽折磨,最终找回迷失的本性。普洛斯彼罗宽恕了他们的罪过,并把女儿米兰达嫁给了斐迪南,结局皆大欢喜。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晚年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被誉为/诗的遗嘱。剧中的主角当然是普洛斯彼罗,因为他是大部分事件的发起者。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制造了暴风雨,故事情节才得以展开。但是,凯列班在戏中无疑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戏份而言,全剧五幕九场,五场出现了凯列班。而就当时及后来的影响来说,凯列班甚至远远超过普洛斯彼罗。数百年来,凯列班激发了大量不同文类的作品的创作。如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著名的诗歌《凯列班的塞梯波斯》(*Caliban upon Setebos*),雷切尔·英格尔斯(Rachel Ingalls)的小说《凯列班夫人》(*Mrs Caliban*),泰德·威廉姆斯(Tad Williams)的奇幻作品《凯列班的时光》

收稿日期: 2010-03-09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科研项目/西方审丑的历程(20082701)

作者简介: 潘道正(1972-),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文学

(Caliban. sHour)等。另外,还有大量以凯列班为对象的绘画等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讲述凯列班的未来,或专注于凯列班的部分特征,或以凯列班为中心,或与凯列班相关联。总之,凯列班形象对当时以及后来关注莎士比亚的人们有着无穷的魅力。

在5暴风雨6中,凯列班不论外表还是性格,都和其他人大相径庭。然而,尽管在剧中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人物,但凯列班的形貌却没有得到具体的描述,人们很难弄清他是何模样,甚至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野兽。从剧中其他人的口中得到的印象是:凯列班看上去一定很奇怪,似乎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普洛斯彼罗说起凯列班的长相就一个字:丑。他非常粗暴地认为,凯列班/不配享有人的形状0(Shakespeare, 1966: 4)。当丑角特林鸠罗看到躺在地上的凯列班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一条奇怪的鱼0,并吓得惊叫起来:/什么东西?一个人,还是一条鱼?0¹(p. 10)特林鸠罗提到凯列班最常用的词是/月球动物0(moon-calf),这在英语中是个习惯用法,意思是:/先天畸形,一个怪物。0剧本临近结尾,阿隆佐第一次看见凯列班也颇为困惑:/这个奇怪的东西,/我从没看过。0(p. 22)阿隆佐的困惑充分体现了凯列班身份的尴尬。

莎士比亚为凯列班起名字时语汇丰富,剧中凯列班的名字五花八门,唯一相同的是这些名字都是否定的、反对的和侮辱性的。例如,斯丹法诺和特林鸠罗都称凯列班为/怪物0,但用了不同的形容词,如/背信弃义之徒0、/恶心的0、/月球动物0等。米兰达声称凯列班是个/恶棍0,而普洛斯彼罗则经常骂他/魔鬼0或/贱奴0。这些名字大部分跟凯列班的外貌相关,有的则指凯列班的品性和行为。这些名字足以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凯列班没有被当人看。只有天真纯洁的米兰达有时似乎还把凯列班当作人,但她的观点也前后矛盾。米兰达第一眼看见斐迪南的时候,她说他/是她看到的第三个人0。由于此时的米兰达还没有遇到船难中的其他人,所以之前的两个人指得只能是她的父亲和凯列班。但是,当米兰达看到流落荒岛的其他人之后,她又对斐迪南说,除了斐迪

南的朋友和她父亲,她从没看到其他人。凯列班显然又被排斥在人之外了。在米兰达看来,不论是斐迪南和他的朋友,还是她的父亲,都是可爱的人,而凯列班则毫无价值,至少没有文明人所具有的品性。

似乎唯一真正有助于说明凯列班是人的,就是他会说话。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到达荒岛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凯列班的确像个野兽。没有人教他说话。事实上,在荒岛上根本就没有可以说话之人。于是,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辛苦地教育凯列班。使用语言的意义毋庸置疑,因为要想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成员,利用语言交流思想是首要的条件。缺少语言这一关键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就会成问题,也就很难完成社会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语言还有自我定位的作用,它能够把人类同动物区别开来。因而掌握了语言就意味着向人类社会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凯列班似乎很好地掌握了语言,他在表达思想时不比任何人差,语法规则,词汇丰富。然而,他的语言却主要用来诅咒他的主人,以及向别人说些丑陋的事情。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普洛斯彼罗教凯列班语言,凯列班却按照自己的方式用以诅咒普洛斯彼罗,普洛斯彼罗则责骂凯列班。令人吃惊的是,凯列班诅咒的语言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同普洛斯彼罗责骂的语言的侮辱性和威胁性,在程度上不相上下。0(Foakes, 1971: 153)语言似乎仍然无法让凯列班摆脱蒙昧的状态。

凯列班缺少教育,尚未开化。独自生活在荒岛上,没有过社会生活。由于不习惯跟其他人相处,因而对什么是正确的社会行为没有认识,也没有被告知如何遵循社会行为规范。他似乎对自己同其他人的关系不敢确定。一方面,他希望能够主宰别人:在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到来之前,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荒岛的国王。后来,他又试图推翻普洛斯彼罗。但是,当他把斯丹法诺奉若神明的时候,他又陷入了另一个陷阱。当他自我作贱,请求吻斯丹法诺脚尖的时候,他使自己变得极其可笑。好像只要能够得到一些回报,他就愿意卑躬屈膝地侍候任何人。所有这些都说明,他还没有形成自我意识,更谈不上建立什么恰当的社会关系。

由于不懂正确的社会行为方式,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凯列班试图强奸米兰达。这在凯列班是纯粹的动物行为,他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生育后代。所以,当普洛斯彼罗就此责骂他时,他回答说:/哦呵,哦呵,要是那时得手就好了!/要不是你当时阻止了我,岛上早就遍布/大大小小的凯列班了。0(p 5)语气中没有任何羞耻感,似乎根本就没有伦理道德观念。他在跟丑角斯丹法诺谈到米兰达时,想到的也只是生育:/我保证她将跟您睡一张床,/为您生下勇敢的小子来。0(p 14)在动物世界,出于遗传的需要,凯列班的行为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人际关系中,却不可能被接受。对于凯列班来说,根本无所谓相互关系:他不会考虑感情和米兰达的同意与否。这次不成功的强奸对他的教育和自我提高来说的确是个转折点。他再也没有得到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机会,从此只是一个奴仆。除了凯列班试图强奸米兰达这件事情外,凯列班的背叛也让普洛斯彼罗痛心疾首,他大骂凯列班是/一个天生的魔鬼0,而且形状越丑陋,心灵越腐烂。他认为凯列班已经无可救药,对他的教育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二、殖民主义的歧视

然而,凯列班果真是难以教化的野蛮人么?还是这只是殖民时代的文明歧视?5暴风雨6深深地打上了殖民时代的烙印,而凯列班则被视为土著的代表,/莎士比亚塑造凯列班形象,是作为不同类型土著的缩影,告诉他的观众土著的土地被夺走了。之所以同殖民主义密切相关,是因为在他写作的年代,殖民主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0(Suchet 1988 173)5暴风雨6第二幕第二场,特林鸠罗见到/奇怪的鱼0凯列班,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他带回去,因为/那儿可以靠这个怪物发一笔财0(p 11);接着斯丹法诺遇到凯列班,想到的也是如何发财,/如果我治好了他,并把他驯服,我不想要太多:谁想得到他,/就得给一大笔钱,这好极了!0(p 11)临近结尾,安东尼奥看见凯列班,想到的还是如何发财,/他们其中的一个显然是条鱼,肯定能卖上大价钱0(p 22)。对殖民者的贪婪作了一针见血的讽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丑陋的凯列班正是殖

民者想象中的/他者0。/凯列班0(Caliban)同/加勒比0(Carb)、/食人者0(can[n]bal)等语词,或词根相同,或字形相近,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19世纪中后期,有学者引证了这样一份材料:/这个地区极其偏远,居民最初来自瓦伦几亚,怪异而野蛮,近乎原始状态。他们被称为卡列班欣人(Kalibaschen),得名于卡利班(Kaliban),或者他们居住的棚屋。他们归特尔兹堡(Terzburg)指挥官管辖,主要靠放牧为生,因为这是那些山地和峡谷唯一能够提供的资源。尽管我们听说近年来他们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甚至汇聚成了村庄,但外貌上仍然不比他们唯一的邻居豺狼虎豹更温和。0(Paget 1855 371)据此,这位学者就/大胆猜想0:/莎士比亚在塑造凯列班形象时,想到的很可能就是这个部族,并从这个部族得名,而不是由-食人者.(Cannibal)一词转换而来。如果莎士比亚曾访问过威尼斯就更没有疑问了。0(Venulam, 1875 465)现在,研究者越来越趋向于认为,凯列班的名字并非偶然,而是别有深意。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欧洲近代史专家奥登#沃恩(Alden T. Vaughan)的看法,研究者们观点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解释:/最流行的解释是,-凯列班.(Caliban)是有意打乱-食人者.(can[n]ibal)字母顺序重新组合出来的。(,字母的一次简单的重组)))颠倒顺序或是采用字母相近的对应词、字母换位)))产生了-凯列班.。,,最具合理性的一种解释是,-凯列班.(Caliban)作为-加勒比人.(Carb)增加字母重组的结果,暗示莎士比亚意在指出,这个怪物是一个新世界的土著,但不一定是个食人动物。0(Vaughan 1993 26- 27)

/凯列班0这个名字,是将/食人者0一词字母打乱后重组的结果,还是/加勒比人0一词的变体,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沃恩则认为,这个词极有可能源自近代殖民主义的象征,著名航海家哥伦布。据沃恩考证,/食人者0和/加勒比人0这两个词语/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出版物中应用都很广泛0,/1492年,友好的土著告诉哥伦布,他们的一些敌人是 canbales之后这个词很快就进入了欧洲语言0(ibid: 27)。而/在最早提到美洲的资料中,有可能激发莎士比亚

塑造一个美洲背景的印第安人凯列班的,当然是哥伦布对他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描述 0 (Vaughan 1993: 37)。哥伦布从语源上把 *canibales* 的词根追溯到拉丁语 *canis* 意思是 /狗0。另外,在 1492年 11月 26日的日志中,哥伦布 (Columbus 1987: 117- 118)写道: /直到现在,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极其害怕卡尼巴人 (*Caniba*)或卡尼玛人 (*Canima*),他们说这些人居住在包黑俄 (*Bohio*)小岛上, , 印第安人, , 坚持认为包黑俄人只有一只眼睛,有着狗的脸,他们害怕被吃了。我根本不相信。0按照哥伦布的理解,印第安人都害怕一种狗脑袋的吃人怪物,他自己并不相信,并且似乎认为那些印第安是在撒谎。

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莎士比亚受到了哥伦布的影响,但是凯列班有时确实被视为狗脑袋的怪物。第二幕第二场,当凯列班醉醺醺地把斯丹法诺当作 /月亮里的人0而奉若神明时,特林鸠罗嘲弄道: /这个狗脑袋的 (*puppy-head*)怪物要把我笑死了。0 (p 12)特林鸠罗还责骂凯列班: /你在撒谎,像狗一样,现在最好什么也别讲。0 (p 13)接下来特林鸠罗更是声色俱厉地痛斥凯列班撒谎: /你撒谎,无知的怪物。0 (p 13)随后,爱丽儿隐去身形上,插科打诨,假装特林鸠罗一再呵斥凯列班 /你撒谎0。这时,通篇就一个意思了: 凯列班是个撒谎者。 /狗脑袋0加上 /撒谎0正是哥伦布从美洲印第安人那儿获得的印象。这之中当然存在着强势的欧洲人对弱势的印第安人的歧视。正如托多洛夫指出的那样,哥伦布 /愿意相信 (印第安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他无法忍受不同的语义,他执着地从他们的谈话中捕捉熟悉的词语,并按自己的理解跟他们说话,好像他们必须明白他的意思, , 按照这种歪曲的理解,哥伦布进行了一些荒唐的、想象性的对话,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其航行目标大可汗的对话。印第安人用 *Cariba* 一词指加勒比海岛上 (吃人的)居住者。哥伦布听成了 *Caniba* 即可汗的人。但是他从中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按照印第安人的意思,这些人有着狗的脑袋 (源自西班牙语 *canis* 狗的意思), 而且吃人。0 (Todorov, 1984: 30)可以说,凯列班正是在哥伦布这样的殖民

话语中被丑化了。

在殖民话语中,以普洛斯彼罗为代表的王公贵族和以凯列班为代表的荒岛土著判然有别,前者穿金戴银,整洁、高雅;后者衣不蔽体,肮脏、粗俗。形式的美丑同道德上的善恶联系在了一起,贵族们因其形貌上的美而成了善的象征,土著们则因其形貌上的丑而成了恶的代表。米兰达第一次看见国王的帆船就说: /一艘壮丽的船,里面无疑装载着一些高贵的人。0 (p 2)当他第一次见到那不勒斯落难的王子时,立马认定: /邪恶不可能住进这样一座殿堂: /如果邪恶的灵魂有如此美好的住所,那么善良的事物也会努力住进去。0 (p 6)直至最后,所有的贵族都出现在面前,她忍不住惊叹: /噢,神奇啊! 这儿竟然有如此之多优美的人! /人类是多么的美丽! 一个新世界,住着那么多出色的人! 0 (p 21)但这 /人类0中并不包括凯列班,在普洛斯彼罗看来,凯列班不仅丑,而且因其丑而邪恶, /年龄越长,他的形状越丑陋, /心灵也日渐腐烂0 (p 18)。普洛斯彼罗顽固地认为凯列班行为下劣,一如他的外表。美和善当然不是一回事,谁都知道不能以貌取人。米兰达自小在海岛长大,与世隔绝,天真无邪,象征了人类真善美不分的童年时代,以貌取人情有可原,但普洛斯彼罗对凯列班的丑化就完全是出于殖民者充满歧视的偏见了。

三、荒岛之王

普洛斯彼罗对置他于死命的仇敌可以一笑泯恩仇,是宽恕、和解的化身,但对岛上的原住民却完全是另外一副嘴脸。爱丽儿是善的精灵,为女巫西考拉克斯禁锢在树缝中,受尽了折磨,后得普洛斯彼罗解救,从此被他役使,从事着繁重的劳动。普洛斯彼罗曾答应给她自由,但却没能守信。爱丽儿不过是适时地提醒了一下,谁知就遭到了严厉的呵斥: /你忘了。你以为踏着深海的软泥,迎着凛冽的北风,奔走在天寒地冻的下水道为我做事, /已经足够报恩了。0 (p 4)从普洛斯彼罗的呵斥中足以证明爱丽儿所怨不虚,但普洛斯彼罗认为这些都还不够,就因为他曾把她从 /折磨中解放出来0。仿佛仅此功劳,他就应该对爱丽儿为所欲为。完全是一副蛮横、霸道的样子。

比起爱丽儿，凯列班的境况更惨。普洛斯彼罗总是纵容精灵们折磨他。凯列班说：/要是没有他的吩咐，它们不会拧我；/显出各种怪相吓我，把我推到烂泥里，/或者在黑暗中化作一团磷火诱我迷路；/但是只要我有点儿什么，它们便想出种种的恶作剧来摆布我：/有时变成猴子，向我咧着牙齿扮鬼脸，然后再咬我；/一下子又变成刺猬，在路上滚作一团，我的赤脚一踏上去，便把针刺竖起来；/有时我的周身围绕着几条毒蛇，吐出分叉的舌头来，/那啾啾的声音吓得我发狂。0 (p 10)这在普洛斯彼罗自己的话中得到了证实。普洛斯彼罗总是说凯列班/从不好好回答0，可事实是，他似乎也从没好好问过话。剧中，他对凯列班第一次说话就是恶狠狠的责骂：/噢什么，奴才！凯列班！吃土了吗，你！说话呀！0 (p 5)他几乎把所有恶毒的语言都用在了凯列班身上，什么/妖妇的贱种0、/奇丑的恶汉0、/可恶的贱奴0、/恶鬼0、/乌龟0等。骂不解恨，就对其进行肉体上的折磨。他警告凯列班要小心，说他要用的各种方法折磨凯列班，让凯列班抽筋，让刺猬把凯列班刺成蜂窝，等等。第四幕第三场，普洛斯彼罗高呼着：/复仇女神，复仇女神！那儿，暴君，那儿！听好！听好！/去，叫我的精灵用激烈的痉挛折磨他们的骨节，/用老年人才有的抽搐消耗他们的精力，/胎得他们遍体鳞伤，/疤痕比豹子或山猫身上的斑点还多。0 (p 18)仇恨之激烈，手段之残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也可以想象凯列班承受着怎样/非人0的待遇！

普洛斯彼罗有什么权利役使凯列班呢？凯列班忿忿不平，在他看来，岛屿本是他老娘传给他，普洛斯彼罗却通过小恩小惠骗了去，还把他关在坚固的岩石中，当仆役使唤。但普洛斯彼罗却振振有词：/我因为看你的样子可怜，/才辛辛苦苦地教你讲话，每时每刻教导你那样那样。那时你这野鬼连自己说的什么也不懂，/只会像一只野东西一样咕噜咕噜；/我教你怎样用说话来表达你的意思，/但是像你这种下流胚，/即使受了教化，天性中的顽劣仍是改不过来，/因此你才活该被禁锢在这堆岩石的中间；/其实单单把你囚禁起来也还是宽待了你。0 (p 5)只是他的话却经不起凯列班的反

驳：/你教我语言，我从中得到的/不过是如何咒骂：愿你遭血瘟，因为你教我说你那种语言！0 (p 5)是啊，普洛斯彼罗没来之前，凯列班活得自由自在，他也有自己的语言。普洛斯彼罗凭什么非得说他只会/咕噜咕噜0，硬要以恩主的身份给他以教化呢？事实上，凯列班才是真正的施予者，没有他的帮助普洛斯彼罗父女一刻也活不下去。普洛斯彼罗自己也承认他们少不了凯列班，没有凯列班为他们拾柴、生火，干各种各样的事，他们在岛上寸步难行。

普洛斯彼罗指责凯列班心怀不轨，是自作自受。果真如此么？凯列班把小丑斯丹法诺当作月亮里下来的人，奉之为神明，自愿为奴，得到慨然应允后，凯列班高兴得唱起歌来：/不再筑堤捕鱼；/不再拾柴生火；/也不再擦盘洗碟；/班，班，凯))) 凯列班，/有了一个新主人))) 一个新的人。自由，欢呼！欢呼！自由！自由！欢呼，自由！0 (p 12)可见，他冒险反抗普洛斯彼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换一个新主人，似乎天生奴性，但换个立场思考，这正说明凯列班没有野心，造反完全是被逼上梁山：若非普洛斯彼罗的淫威实在难以忍受，他又何必再找一个主人？事实上，正因为普洛斯彼罗残暴的打骂，弄得凯列班草木皆兵，才被斯丹法诺稀里糊涂地灌醉，也才有了谋反之事。而且，说到底，凯列班的造反不过是一场闹剧。他醉醺醺地奉承斯丹法诺的样子极其滑稽，惹得特林鸠罗在一旁笑得死去活来，骂凯列班是/愚蠢的怪物0、/不中用的怪物0、/轻信的怪物0、/嗜酒的怪物0、/狗脑袋的怪物0、/不要脸的怪物0、/作孽的怪物0、/月亮动物0等，用尽一切可能的脏话。但任何认真的读者都很难笑得出来。凯列班的谋反注定要失败，他歌声中的欢乐只能是暂时的、虚幻的，他欢呼的自由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是多么的天真幼稚啊！但他的单纯，他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却值得尊敬。他的行为与其说是可笑的，不如说是可悲的。

凯列班也不像普洛斯彼罗想象的那样野蛮愚昧，恰恰相反，他对海岛有着深厚的感情，知道海岛所有的秘密，是真正的荒岛之王，也只有他才能对荒凉的海岛上的一切持欣赏态度。普洛斯彼罗在海岛上呆了十二年，但对他来说只

是一种禁锢。阿隆佐一行流落海岛,唯有感到绝望。爱丽儿击鼓吹箫,弄出声音,特林鸠罗和斯丹法诺惊慌失措。如果说爱丽儿的音乐是天籁的象征,那么,唯有凯列班才能听得懂。他说: /岛上充满 响声、声音和甜美的曲调,带来愉悦,有益无害。 /有时成千的弦乐 /在我耳边鸣响,有时是无数的歌声, /如果恰好逢到我从酣睡中醒来, 歌声会再让我睡着:于是,在睡梦中,层云好像分开,财宝似就要掉到我身上来。 /当我醒来,我哭着想再梦一次。0(p. 14)多么动情感人!如此之深的音乐的体验,简直非音乐家不能为。还有什么理由说凯列班是野蛮人呢?

凯列班尽管总是恶毒地咒骂,但心地并不坏,这同安东尼奥等文明人的阴险狠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东尼奥十二年前篡夺了哥哥的王国,逼老父幼女乘破船漂流滔天的大海,任其葬身鱼腹,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十二年后遭到天谴,流落荒岛朝不保夕,但仍不思悔改,又唆使西巴斯辛谋杀阿隆佐。他才是真正的 /天生的魔鬼0。而且直到终了,安东尼奥和西巴斯辛也并没有悔改,只不过是发了疯;阿隆佐与

其说真心悔罪不如说因痛失爱子的触动而万念俱灰。在这部以宽恕和悔改为主题的剧本中,如此的安排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不难理解普洛斯彼罗在收场诗中所流露出的担忧了。就全剧而言,普洛斯彼罗因魔法而脱险,阿隆佐因精灵而得救,悲剧变成了喜剧。但谁都知道所谓的魔法、精灵都是虚幻的,这样的解决方式只能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性的残忍。喜剧的结局就此被笼罩上了浓重的悲剧阴影。

唯一真心改过的恰恰是凯列班,只有他看到了人的好的一面: /噢,塞梯波斯(Se tebos)啊!这些肯定是勇敢的精灵。 /我的主人是多么的出色!0(p. 21)他的朴实纯真乃至忠心成了全剧阴郁格调中少有的亮点。至此,读者肯定会赞同 /优美的人0中真正善良的老臣贡柴罗的话,他颇有总结意味地说: /要是我说看见了这样的岛上居民)))他们当然是这座岛上的居民))) /尽管长得怪模怪样,但得说他们的举止比我们人类更优雅、和善。0(p. 15)这当然是莎士比亚的看法,它超越了狭隘的殖民主义,体现了真正的人文精神。

注释:

¹ 译文为本文作者提供,除特别说明外,以下对5暴风雨6的引用均来自同一个版本。

参考文献:

- [1] Columbus C. The Log of Christopher Columbus[C]. H. F. Robert(trans). Maine: International Mar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2] Foakes R. A. Shakespeare: the Dark Comedies to the Last Plays from Satire to Celebratio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 [3] Page J. Hungary and Transylvania[M]. London: John Murray, 1855.
- [4] Shakespeare W. The Tempest[A]. In W. G. Craig(ed).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5] Suchet D. Caliban in The Tempest[A]. In P. Brockbank(ed). Players of Shakespeare[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6] Todorov T.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M]. R. Howard(trans). New York: Harper, 1984.
- [7] Vaughan A. T. & V. M. Vaughan. Shakespeare's Caliban: A Cultural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8] Venulm, B. The Name Caliban[A]. In A. Orchard(ed). Notes and Querie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5: 465.